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九回 沈小紅拳翻張蕙貞 黃翠鳳舌戰羅子富

按：羅子富和黃翠鳳兩把馬車馳至大馬路斜角轉灣，道遇一把轎車駛過，自東而西，恰好與子富坐的車並駕齊驅。子富望那玻璃窗內，原來是王蓮生帶著張蕙貞同車並坐。大家見了，祇點頭微笑。將近泥城橋堍，那轎車加緊一鞭，爭先過橋。這馬見有前車引領，也自跟著縱轡飛跑。趁此下橋之勢，滔滔滾滾，直奔靜安寺來。一轉瞬間，明園在望。當下魚貫而入，停在穿堂階下。羅子富、王蓮生下車相見，會齊了張蕙貞、黃翠鳳、黃金鳳及趙家姆一淘上樓。管家高昇知沒甚事，自在樓下伺候。王蓮生說前軒爽朗，同羅子富各據一桌，相與憑欄遠眺，淪茗清談。王蓮生問如何昨夜又去黃翠鳳家喫酒，羅子富約略說了幾句。羅子富也問如何認識張蕙貞，從何處調頭過來，王蓮生也說了。羅子富道：「耐膽倒大得野喲！撥來沈小紅曉得仔末，也好哉。」王蓮生嘿然無語，祇雌著嘴笑。黃翠鳳解說道：「耐末說得王老爺來阿有點相像噯！見相好也怕仔末，見仔家主婆那價呢？」子富道：「耐阿看見《梳妝》、《跪池》兩齣戲？」翠鳳道：「祇怕耐自家跪慣仔了，說得出！」一句例說得王蓮生、張蕙貞都好笑起來。羅子富也笑道：「勿來搭耐說啥閑話哉。」

於是大家或坐或立，隨意賞玩。園中芳草如繡，碧桃初開，聽那黃鸝兒一聲聲好像叫出江南春意。又遇著這天朗氣清、惠風和暢的禮拜日，有踏青的，有拾翠的，有修禊的，有尋芳的。車轡，馬蕭蕭，接連來了三四十把，各占著亭臺軒館的座兒。但見釵冠招展，履屐縱橫；酒霧初消，茶煙乍起；比極樂世界「無遮會」還覺得熱鬧些。

忽然又來了一個俊俏伶俐後生，穿著挖雲鑲邊馬甲，灑繡滾腳套褲，直至前軒站住，一眼注定張蕙貞，看了又孜孜的笑。看得蕙貞不耐煩，別轉頭去。王蓮生見那後生大約是大觀園戲班裏武小生小柳兒，便不理會。那小柳兒站一會，也就去了。

黃翠鳳攙了金鳳，自去爬著欄杆看進來的馬車。看不多時，忽招手叫羅子富道：「耐來看哩！」子富往下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恰是沈小紅，隨身舊衣裳，頭也沒有梳便來了，正在穿堂前下車。子富忙向王蓮生點首兒，悄說：「沈小紅來哉。」蓮生忙也來看，問：「來啞陸裏？」翠鳳道：「樓滾來哉呀。」

蓮生回身，想要迎出去。祇見沈小紅早上樓來，直瞪著兩祇眼睛，滿頭都是油汗，喘吁吁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帶著娘姨阿珠、大姐阿金大，徑往前軒撲來。劈面撞見王蓮生，也不說甚麼，祇伸一個指頭照准蓮生太陽裏狠狠戳了一下。蓮生喫這一戳，側身閃過一傍。小紅得空，邁步上前，一手抓住張蕙貞胸脯，一手輪起拳頭便打。蕙貞不曾提防，避又避不開，擋又擋不住，也就抓住小紅，一面還手，一面喊道：「耐喲是啥人噯！阿有啥勿問情由就打起人來哉噯！」小紅一聲兒不言語，祇是悶打，兩個扭結做一處。黃翠鳳、金鳳見來勢潑悍，退入軒後房裏去，趙家姆也不好來勸。羅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紅：「放手，有閑話末好說個噯！」小紅得手，如何肯放？從正中桌上直打到西邊闌干盡頭，阿珠、阿金大還在暗裏助小紅打冷拳。

樓下喫茶的聽見樓上打架，都跑上來看。蓮生看不過，祇得過去勾了小紅臂膊要往後扳，卻扳不動，即又橫身插在中間，猛可裏把小紅一推，纔推開了。小紅喫這一推，倒退了幾步，靠住背後板壁，沒有喫跌。蕙貞脫身站在當地，手指著小紅，且哭且罵。小紅要奔上去，被蓮生又住小紅兩肋，抵緊在板壁上，沒口子分說道：「耐要說啥閑話搭我說好哉，勿關俚啥事，耐去打俚做啥？小紅總沒聽見，把蓮生口咬指掐。蓮生忍著痛苦苦苦央告。不料，刺斜裏阿珠搶出來，兩手格開蓮生，嚷道：「耐來幫啥人噯，阿要面孔！」阿金大把蓮生攔腰抱住，也嚷道：「耐倒幫仔別人來打倪先生哉，連搭倪先生也勿認得哉！」兩個故意和蓮生廝纏住了。小紅乘勢掙出身子，呼的一陣風趕上蕙貞，又打將起來。蓮生被他兩個軟禁了，無可排解。

蕙貞本不是小紅對手，更兼小紅拚著命，是結結實實下死手打的，早打得蕙貞桃花水泛，群玉山頽，素面朝天，金蓮墮地。蕙貞還是不絕口的哭罵。看的人蜂擁而至，擠滿了一帶前軒，卻不動手。蓮生見不是事，狠命一灑，撇了阿珠、阿金大兩個，分開看的人，要去樓下喊人來搭救。適遇明園管帳的站在帳房門口探望，蓮生是認得的，急說道：「快點叫兩個堂倌來拉開仔哩，要打出人命來哉呀！」說了，又擠出前軒來。

祇見小紅竟揪倒蕙貞，仰又在地，又騰身騎上腰胯，祇顧來七夾八瞎打。阿珠、阿金大一邊一個按住蕙貞兩手，動彈不得。蕙貞兩腳亂蹬，祇喊救命。看的人也齊聲發喊，說：「打勿得哉！」

蓮生一時火起，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開去。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滾喊叫。阿珠忙站起來奔蓮生，嚷道：「耐倒好意思打起倪來哉，耐阿算得是人噯！」一頭撞到蓮生懷裏，連說：「耐打哩 耐打哩！」蓮生立不定腳，往後一仰，倒栽蔥跌下去，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。阿珠連身撞去，收掣不來，也往前一撲，正伏在蓮生的身上。五個人滿地亂打，索性打成一團糟，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來。

幸而三四個堂倌帶領外國巡捕上樓，喝一聲：「不許打！」阿珠、阿金大見了，已自一骨碌爬起。蓮生挽了堂倌的手起來。堂倌把小紅拉過一邊，然後攙扶著蕙貞坐在樓板上。小紅被堂倌攔截，不好施展，方纔大放悲聲，號陶痛哭，兩祇腳躁得樓板似擂鼓一般。阿珠、阿金大都跟著海罵。蓮生氣得怔怔的，半晌說不出話。還是趙家姆去尋過那一祇鞋給蕙貞穿上，與堂倌左提右挈，抬身立定，慢慢的送至軒後房裏去歇歇。

巡捕揚起手中短棒，嚇散了看的人，復指指樓梯，叫小紅下去。小紅不敢倔強，同阿珠、阿金大一路哭著、罵著，上車自回。

蓮生顧不得小紅，忙去軒後房裏看蕙貞。祇見管帳的與羅子富、黃翠鳳、黃金鳳簇擁在那裏講說。張蕙貞直挺挺躺在榻床上，趙家姆替他挽起頭發。王蓮生忙問如何，趙家姆道：「還好，就肋裏傷仔點，勿礙事。」管帳的道：「勿礙事末也險個哉！為啥勿帶個娘姨出來？有仔個娘姨來裏，就喫虧也好點。」王蓮生聽說，又添了一樁心事，躊躇一回，祇得央黃翠鳳，要借他娘姨趙家姆送轉去。翠鳳道：「王老爺，我說耐要自家送得去好。倒勿是為啥別樣，俚喫仔虧轉去，俚啞娘姨、大姐、相幫啞陸裏一個肯罷噯？倘忙喊仔十幾個人，趕到沈小紅搭去打還俚一頓，闖出點虧禍來，原是耐王老爺該晦氣。耐自家去末，先搭俚啞說說明白，阿是噯？」管帳的道：「說得勿差，耐自家送轉去好。」

蓮生終不願自己送去，又說不出為甚麼，祇再三求告翠鳳。翠鳳不得已應了，乃囑咐趙家姆道：「耐去搭俚啞說，事體末有王老爺來裏，教俚啞勸管帳。」又說：「蕙貞阿哥，阿是？耐自家也說一聲末哉。」張蕙貞點點頭。

管家高昇在房門口問：「阿要喊馬車？」趙家姆道：「纔去喊得來哉晚。」高昇立即去喊。趙家姆將銀水煙筒交與黃翠鳳，便去扶起張蕙貞來。蕙貞看看王蓮生，要說又沒的說。蓮生忙道：「耐氣末勦氣，原快快活活轉去，賽過撥一祇邪狗來咬仔一口，也無啥要緊。耐要氣出點病來，倒犯勿著。我晚歇轉來仔就來，耐放心。」蕙貞也點點頭，搭著趙家姆肩膀，一步一步硬撐下梯。管帳的道：「頭面帶仔去哩！」王蓮生見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飾，知是打壞的，說道：「我搭俚收捉末哉。」堂倌又送上銀水煙筒，說：「磕在樓下階臺上，癘了。」蓮生一總拿手巾包起。黃翠鳳催道：「倪也轉去哉晚。」說著，挈了金鳳先行。王蓮生乃向管帳的拱手道謝，並說：「所有碰壞家生，照例賠補。堂倌啞另外再謝。」管帳的道：「小意思，說啥賠噯。」

羅子富也向管帳的作別，與王蓮生同下樓來。問高昇，知道張蕙貞、趙家姆已同車而去，黃翠鳳妹妹還等在車上。王蓮生趁了羅子富的車，一徑歸至四馬路尚仁裏口歇下。

羅子富請王蓮生至黃翠鳳家。上樓進房，子富親自點起煙燈來，請蓮生吸煙。翠鳳方脫換衣裳，見了道：「王老爺半日勿用煙哉晚，阿癮噯？」隨叫小阿寶：「耐絞仔手巾，搭王老爺來裝箇煙。」蓮生道：「我自家裝末哉。」翠鳳道：「倪有發好個來裏，阿好？」隨叫小阿寶去喊金鳳來拿。金鳳也脫換了衣裳，過來見蓮生，先笑道：「阿唷！王老爺，要嚇煞喲！我嚇得來拖牢仔阿姐，說：『倪轉去罷！晚歇打起倪來末，那價哩？』王老爺阿嚇噯？」蓮生倒不禁一笑。羅子富、黃翠鳳也都笑了。

金鳳向煙盤裏揀取一個海棠花式牛角盒子，揭開蓋，盒內滿滿盛著煙泡，奉與王蓮生。蓮生即燒煙泡來吸。吸了幾口，聽得樓下有趙家姆聲音。王蓮生又坐起來聽。黃翠鳳見蓮生著急，忙喊：「趙家姆來哩。」趙家姆見了蓮生，回說：「送得去哉，一直送到仔樓浪喲。俚哋說：『有王老爺搭倪做主末，最好哉。教王老爺轉來仔就來。』俚哋還謝謝我，教我來謝謝先生，倒要好煞喲。」蓮生聽了，纔放下了一半心。

接著王蓮生的管家來安來尋。蓮生喚至當面，問有甚事。來安道：「沈小紅哋娘姨坎坎來說，沈小紅要到公館裏來。」蓮生聽了，心中又大不自在。黃翠鳳向蓮生道：「我看沈小紅比勿得張蕙貞。耐張蕙貞搭無啥要緊，就明朝去也正好。倒是沈小紅搭耐就要去一埭喲，倒還要去喫兩聲閑話哉哩。」蓮生著實沉吟，蹙額無語。翠鳳笑道：「王老爺，耐勦見仔沈小紅怕啲有閑話末響響落落搭俚說，耐怕仔俚倒勿好說啥哉。」

蓮生俄延了半日，叫來安打轎子來再說。卻將那首飾包交代來安收藏。來安接了回去。羅子富道：「沈小紅倒看勿出，凶煞喲。」翠鳳道：「沈小紅末，算啥凶嘎！我做仔沈小紅，也勿去打俚喲，自家末打得喫力煞，打壞個頭面，原要王老爺去搭俚賠。倒害仔王老爺，阿有啥趨勢？」子富道：「耐做沈小紅末那價呢？」翠鳳笑道：「我啊，我倒勿高興搭耐說來哩。要末耐到蔣月琴搭去一埭試試看，阿好？」子富笑道：「就去仔末，怕耐啥嘎！耐勿人調末，我去教蔣月琴來也打耐一頓。」翠鳳把眼一瞟，笑道：「噢唷，倒說得體面喲！耐算說撥來啥人聽嘎，阿是來裏王老爺面浪擺架子？」王蓮生一口煙吸在嘴裏，聽翠鳳說，幾乎笑的噲出來。子富不好意思，搭訕說道：「耐哋人一點點無撥啥道理！耐自家也去想想看，耐做個信人末，幾花客人做仔去，倒勿許客人再去做一個信人，故末啥道理哩？也虧耐哋有面孔說得出！」翠鳳笑道：「為啥說勿出嘎？倪是做生意，叫無法喲。耐搭我一年三節生意包仔下來，我就做耐一千仔，蠻好。」子富道：「耐要想敲我一千仔哉！」翠鳳道：「做仔耐一千仔，勿敲耐敲啥人嘎？耐倒說得有道理。」子富被翠鳳頂住嘴，沒得說了。停了一會，翠鳳道：「耐有道理末，耐說哩。啥勿響哉嘎？」子富笑道：「阿有啥說嘎，撥耐鈍光哉哩。」翠鳳也笑道：「耐自家說得勿好，倒說我鈍光。」

談笑之間，早又上燈以後。小阿寶送上票頭一張，呈與羅子富。子富看畢，授與王蓮生。蓮生慌的接來看，是洪善卿催請子富的，便不在意。再看下面，另行添寫有「蓮翁若在，同請光臨」八個字。蓮生攢眉道：「我勿去哉哩。」子富道：「善卿難得喫臺把酒，耐原去應酬歇，就勿叫局也無啥。」黃翠鳳道：「王老爺，耐酒倒要去喫喲，耐勿去喫酒，倒撥沈小紅哋好笑。我說耐祇當無撥啥事體，酒末祇管去喫，喫仔酒末就臺面浪約好兩個朋友，散下來一淘到小紅搭去，阿是蠻好？」蓮生一想勿差，就依著翠鳳說，忙又吸了兩口煙。

來安領轎子來了，也呈上一張洪善卿請客票頭。子富道：「一淘去哉喲。」蓮生點頭說好。子富令喊高昇。高昇回說：「轎子等仔歇哉。」於是，王蓮生、羅子富各自坐轎，並赴公陽里周雙珠家。

到了樓上，洪善卿迎著，見兩位一淘來了，便叫娘姨阿金喊「起手巾」，隨請兩位進房。房裏先到的有葛仲英、陳小雲、湯嘯庵三位；還有兩位面生的，乃是張小村、趙樸齋。大家問姓通名，拱手讓坐。外場已絞了手巾上來。湯嘯庵忙問王蓮生：「叫啥人？」蓮生道：「我勿叫哉。」周雙珠插嘴道：「耐本阿有啥勿叫局個嘎？」洪善卿道：「就叫仔個清信人罷。」湯嘯庵道：「我來荐一個，包耐出色。」遂把手一指，「耐看哩。」王蓮生回頭看時，周雙珠肩下坐著一個清信人，羞怯怯的低下頭去，再也不抬起來。羅子富先過去彎著腰一看，道：「我祇道是雙寶，倒勿是。」周雙珠道：「俚叫雙玉。」王蓮生道：「本堂局蠻好，寫末哉。」

洪善卿等湯嘯庵寫畢局票，即請入席。大姐巧因立在周雙玉身傍，說道：「過去換衣裳哉喲。」雙玉乃回身出房。

第九回終。